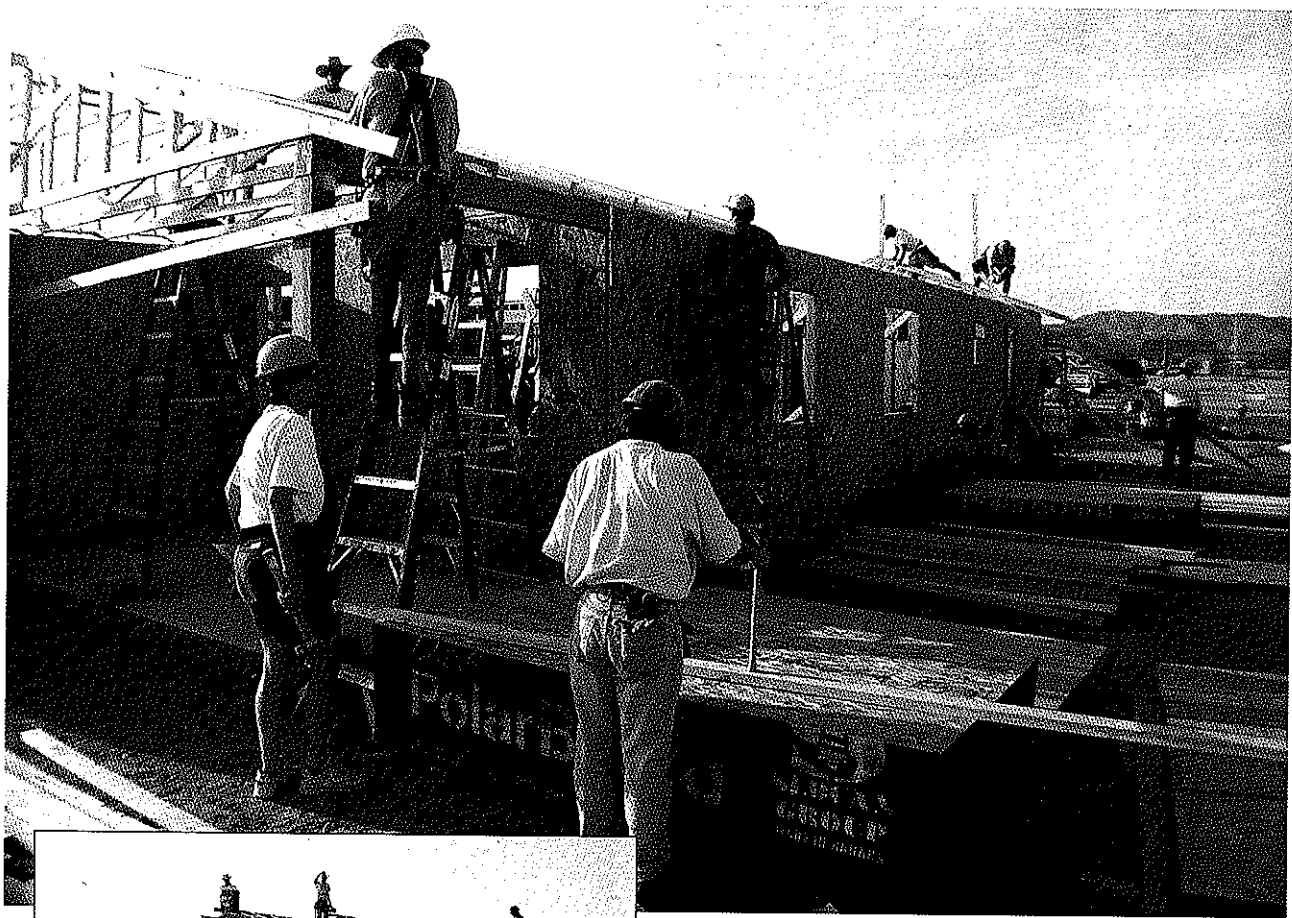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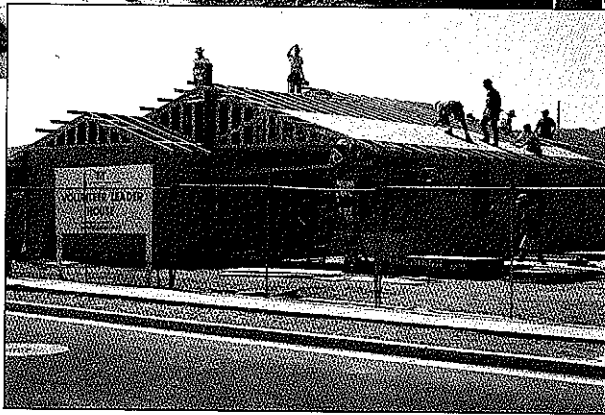
藝術教育專欄

音樂系名教授蓋的房子

圖·文／王士樵



▲女工頭英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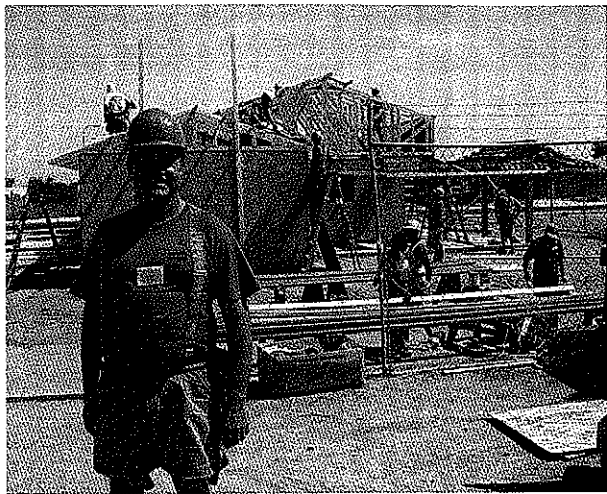


▲我們蓋的房子。

一個仲夏星期六的清晨，我隨著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簡稱ASU) 音樂院韓弗瑞教授 (Dr. Jere Humphreys)，驅車前往鳳凰城西南邊相當偏僻的郊區當蓋房子的義工，韓弗瑞教授的盛情邀請，使我經歷了一個奇特的「奉獻」之旅。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韓弗瑞教授穿著橘色印有「Crew Chief (領班)」字樣的T恤、破舊的短褲，繫著一條有皮尺刻度的吊帶以及全套沾滿汗斑的木工配備，加上他典型美國中年人圓凸的體型，完全無法讓人聯想他是國際知名的音樂教育學者。到了工地，大家寒暄一番，韓弗瑞教授幫我介紹了幾位同僚以及他培訓的工頭 (Working Leader)，每個人都掛著名牌，有的別在帽子上、有的掛在胸前、也有人用麥克筆寫在衣服上，我做了簡易的貼紙名牌，便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六點鐘一到，已抵達的二十多人便圍成一圈準備開會，我們每個人都領到一張「今日進度」，首先由領班班長進行安全教育。這位班長將今天會用到的工具的用法與要執行的任務仔細地解說，並強調工作時應注意到與其他人的安全距離以及戴工地帽的重要性。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已經很熟悉這些工



▲韓弗瑞教授。



▲領班會議。

全規則，但是開工前的叮嚀就像是暮鼓晨鐘，展現守法、負責與尊重生命的態度。接下來由幾位領班分別示範今天會用到的技術，由於鳳凰城氣候經年乾燥，房子的主體以木材為主，所以木工是討論的重點，在場的人也發問或提供不同的做法，今天的目標是架起屋頂的支撐結構與安裝屋內的隔牆。我聯想到：如果建築系或土木系學生有機會來此見習，他們應該可以印證許多課堂上學得的知識，並且增加實務經驗與應變能力。

當大夥兒開始工作時，陸續來到的已累積至三十人左右，這麼一大群人來蓋一棟房子似乎太誇張了一些：成員中年長的有七十幾歲的退休老先生、年幼的有高中生、大部分則是壯年人。這群「烏合之眾」卻很有概念地就定位開始工作。原來他們是有基本組織的：穿橘色衣的領班是經過認證、有足夠經驗可下決定的人，他們負責監督與指導工作進度；每一位領班的旗下有幾位工頭（在衣服上有明顯標示），他們負責帶領新手進行實際的建造工作，遇到問題則求教於師父（領班）；其他沒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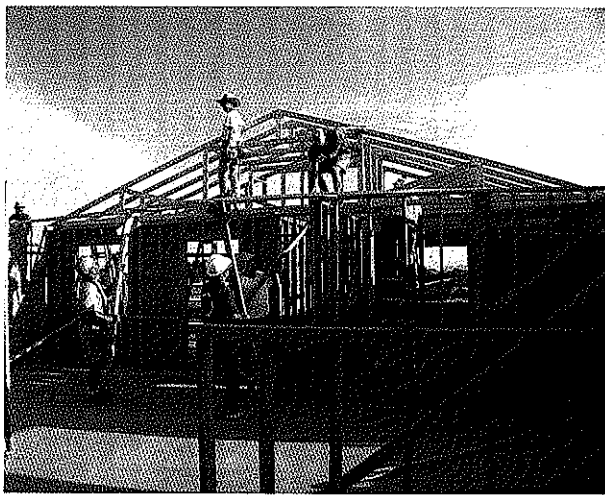
的技術示範，等於是為新手準備的教育課程，使他們能很快地上手。我被分配到鋸木區，當一位老先生的小工，將1 x 3吋的角木鋸出45度角以符合屋簷的斜度；同時我也目睹了「團結力量大」——一棟房子在兩小時內，從只有幾片牆到完成房子外型的驚人變化。

幾位領班在前一天便標示好每一組屋頂結構的位置，所以今天架設的工作就像是拼積木一樣：只見一組人將地面上的木架傳到房子上方，由站在樑上的小組找到標示點固定之，底下則有人拿著各式零件裝在屋頂與牆壁間將其釘牢，所有的組員都很專注很努力，彷彿在建造自己的「夢想之屋（Dream Home）」一般。每個人的動作與完成的細節都非常確實，以確保將來市政府派來檢驗房屋結構的人員，可以滿意地簽署合格證書。由於大家都使用傳統的鐵鎚與釘子，體力消耗極大，加上氣溫在上午八點不到已升至攝氏40度上下，人人都是汗如雨下，走到「樑上小組」的下面，真像是進入熱帶雨林！將來要住進來的屋主一家人，也在場幫忙刷油漆、釘木架。整個工地敲敲打打的聲音此起彼落非常熱鬧。

擁有住屋的超級任務

前來蓋房子的人都是義工，他們沒有酬勞，完全是自願幫忙，平日他們各自在職場奮鬥週末才來蓋房子。其實他們是屬於一個「住者有其屋（Habitat for Humanity）」國際慈善機構的成員，這個機構的創辦人Millard Fuller在三十歲前就成了百萬富翁且財產持續擴增，為了回饋社會，他在1976年開始出錢購地並號召有心人一同為低收入戶建造房子，在美國，他們協助的對象是年收入在該城市平均值以下、心有餘而經濟能力不足以擁有房子的家庭，許多宗教團體、財團、甚至社區與社團都捐款支持，除了金錢上的援助，這些團體也提供人力，一般人士也可透過電話簿或網站，找到臨近的施工地點前往幫忙；地方政府樂見慈善機構出資興建國民住宅，當然願意配合提供適當的公有建地，並負責規劃社區總體營造。根據粗略的統計，從1976年至今，「住者有其屋」已在87個國家建造超過150,000棟房子，使625,000人受惠並在房屋所在的3,000個社區中生根茁壯；美國本土則有45,000棟房子由「住者有其屋」承建。

大部分的造屋義工都沒有木工或建築技術的背景，但是願意奉獻時間與體力參與這個工作，「住者有其屋」則委託工程師與營造專家（有很多人也是志工）到每一個工地講習與指導。韓弗瑞教授的



▲開工啦。



▲技術講習。

工程師、河川考古學家等等各個專業領域中的翹楚，他們願意放下頭銜穿上粗布衫來當黑手，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在此地既融洽又快樂地做粗活，可見得這個工作是多麼吸引人。在美國幫窮人蓋房子的慈善組織與義工有很多，最有名的義工應算是卡特總統，他在總統卸任之後便與夫人回到喬治亞州，成立自己的團隊到處蓋房子，履行返鄉種田（回饋鄉土）的諾言。

以鳳凰城的市價，一棟三房兩廳二十五坪大的陽春平房大概要美金十萬元（台幣約350萬），對一個年收入不到兩萬元的家庭而言，根本是遙遠的夢想；這類家庭只能租到學區與治安都不理想的公寓，這樣「別無選擇的選擇」很容易抹煞有心上進的年輕家庭的機會，「住者有其屋」就是要拯救這類的貧窮。「住者有其屋」在取得政府用地之後，會精算建屋的實際開銷，包括材料與運輸等費用，以上述的例子約需六萬美元，與市價的差額便是這群造屋義工未支領的工錢與地價，這筆造屋金額是各界認捐再由「住者有其屋」統籌處理，譬如：有一家水泥公司自願捐出打地其所需的水泥並提供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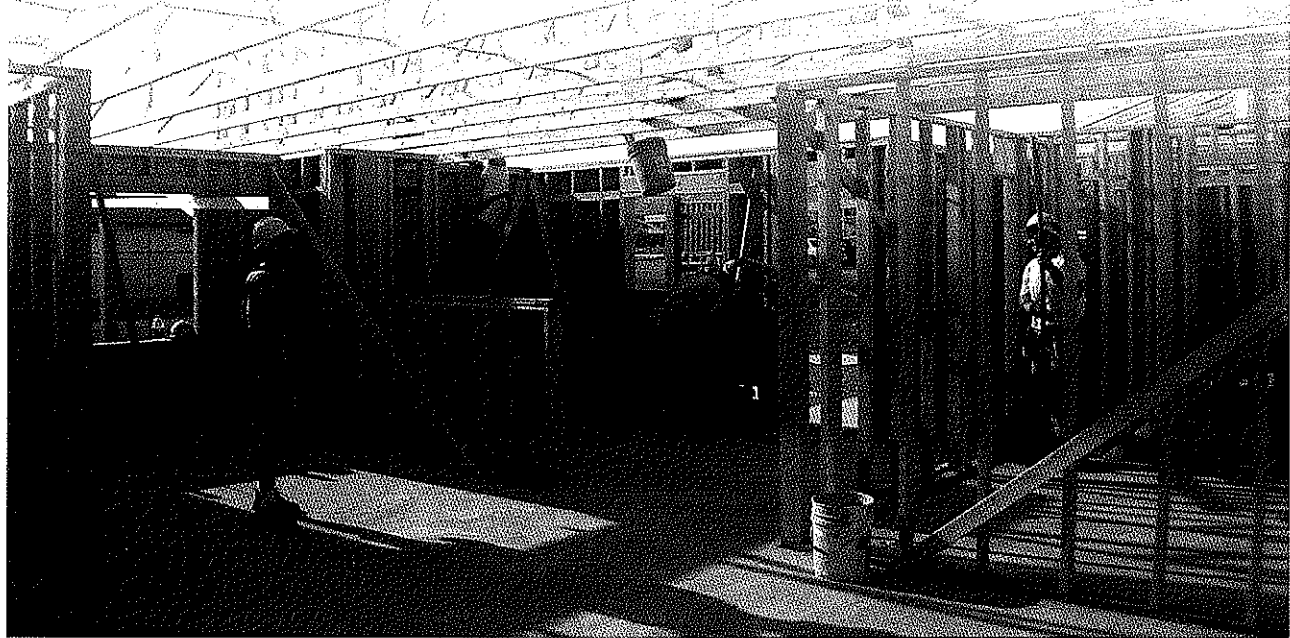
凝土車，此舉讓開混凝土車的司機們非常感動，自願以不支薪的運送服務來響應公司的義舉，因此，房子的造價往往比預算低很多。

申請住屋的家庭需要接受財務、信用與犯罪紀錄的審查，一旦符合擁屋標準，他們便能選擇房子的樣式與內部格局，「住者有其屋」則開始召集義工前來施工建造。即將擁有房子的屋主並非坐享其成，他們必須在十年之內將建屋本金六萬元經費，分期無息還給「住者有其屋」，「住者有其屋」則利用這些錢做更多的慈善工作；為了讓擁屋者「當思來者不易」，他們家庭的成員在搬進自己的房子之前，必須奉獻400小時參加實際的造屋工作，或是支援其他的建築工地，很多人受到感召，在規定的工時超過之後，繼續參加義工團隊奉獻更長久的心力。有了這樣的付出，家庭成員的向心力變得很強，也懂得珍惜這棟房屋；更美好的是住進這個經過規劃的社區的家庭，不但擺脫貧窮，擺脫漂移不定，也擺脫了不良的環境，在這裡成長的子弟，各種表現都比他們的上一代出色，驗證了「向上提升」的真正機會。

韓弗瑞教授的兩棟房子

韓弗瑞教授過去三十年間，經營他的「學術之屋」成就非凡，他曾是「美國音樂教育歷史研究期刊」的主編（Journa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這類期刊是該領域的學術研究指標，通常是由此學界推舉有卓越實力且獲得諸方肯定的專家學者擔任主編，可見得韓弗瑞教授的學術成就與地位。另外，他是十幾種國際學術期刊的審查委員，各國在音樂教育方面有份量的學術論文都會委託他審查，也經常受邀出席各種學術研討會發表講座，見多識廣人脈豐沛；由於他的苦心經營與聲望，所任教的ASU音樂教育研究所已成為全美頂尖的博士班之一。韓弗瑞教授上課乃是學究風範，內容講解鉅細靡遺，從他詳盡地為我解說「住者有其屋」的來龍去脈，便能想見他在課堂上的認真模樣。以上的描述應該可以證明他是十足的工作狂。

堂皇的「學術之屋」並未帶給韓弗瑞教授充實的快樂。他醉心於研究與教學，著書立說作育英才，但是他耿直的個性，常常看不慣不用功的後生晚輩或是同事之間無聊的鬥爭把戲，他所屬的那個追求純粹學問價值的世代漸漸地被激進、崇尚曝光率的世代所取代，理想主義的色彩已然消失。韓弗瑞在浸淫於學術界三十年之後，有著強烈的孤獨感與無力感；五年前，他在生活上與家庭上也遇到許



▲兩小時的工作成果。

現狀，消耗自己的精力，又可將此轉化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地方。「住者有其屋」的工地是他的第一類接觸，他毫無準備便前去，似乎也毫無困難地立刻與在場的新朋友們融成一片，這個經驗喚醒他小時候住在田納西鄉間幫忙農務的記憶，那種透過勞力贏得的純粹美感，以及人與人之間簡單而真情的互動，從此之後的每一個星期六清晨，成了韓弗瑞教授愉快的期待。

參加「住者有其屋」建屋工作使韓弗瑞教授學習新的功課：他一方面磨練陌生的造屋技術，另一方面則開始重建他的「心靈之屋」。原本對粗活就不排斥的他，很快地就領略了各種木工要領，再加上身為老師的領導特質，他擔任義工數個月之後便晉升為工頭，然後是領班。此時，他要參與許多建屋程序的會議並學習解讀建築工程圖，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跨領域學習，尤其過去三十年在學術研究的深厚基礎，使他有足夠的氣度與修養來欣賞蓋房子的學問，並索性將它變成一個興趣。韓弗瑞教授發現自從開始蓋房子，他的眼界提升了一個層次：蓋房子並不是一口氣將材料拼湊起來而已，它是一個有邏輯、有程序、有組織的人文活動，因為將來住進來的是「人」，我們在房子上的每一敲每一鏈都在表達關懷與讚美。韓弗瑞並沒有宗教狂熱，但蓋房子對他而言是一個心靈上的享受，不論將來的屋主是什麼人，他與所蓋的房子間微妙而抽象的感情，散發著既充實又謙卑的得意。

他覺得自己的創造力因蓋房子而變得豐富許多，來蓋房子的朋友們是各個職場的英雄好漢，與他們之間的合作或玩笑都成了有趣的腦力激盪，將這個新鮮感轉移回自己的學術工作，便覺得衝勁十

足。韓弗瑞教授認為人有「出」與「入」兩種因子：「出因子」是給予、奉獻；「入因子」是佔有、掌握。如果是「入因子」綻開來，我們對物質、頭銜與虛榮的追求則無止境；如果是「出因子」綻開來，我們對他人、自然與環境的關懷就很深刻。曾有啓智教養院送來一群院生幫忙蓋房子，基於安全考量工作人員不能讓他們做技術性工作，便分配他們收木屑撿鐵釘，結果他們收得一根不剩；也有老人院載來一車坐輪椅的老先生、老太太，他們並不服老，堅持要清理收工後房子內的地板，結果將地板刷得晶亮。這種「生命價值建立在對他人的付出」的精神，是高尚的人文表現，也是人類尋求「和諧」(harmony)的重要元素。韓弗瑞教授強調我們的學生需要這方面的啓蒙，將來他們才有智慧面對生命的課題。音樂系教授蓋的房子果然不同凡響。

後記

以前總覺得「樂捐」就是一個偉大的慈善行為，其實這是最容易做到的部分，它展現了人的「善」念；與韓弗瑞教授的半日造屋，讓我看到在奉獻的過程中可發揮的「真」誠與純「美」，這是非常珍貴的人文精神！難怪「住者有其屋」的英文本意是「人文造屋Habitat for Humanity」。

(本文作者為美國北伊利諾大學美術教育博士，國立聯合大學助理教授)

作者註：「住者有其屋」國際慈善機構更詳細的資訊可在此網站 <http://www.habitat.org/> 查詢。☆